

彭定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安园

读书记

历史的灯影

照亮着历史前进的足迹

现在西方有一派学人说

历史是不可复述的

历史如逝水

不舍昼夜

谁能把它们全部写对写准写真

但它形成的灯光

却是可以为历史学家所点明的

安园读书记

彭定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园读书记/彭安定著 .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10

ISBN 7 - 5382 - 6063 - 3

I . 安… II . 彭…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13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296 千字 印张:15 $\frac{1}{8}$

印数:1—3 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李忠孝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吴光前 版式设计:赵怡轩

定价:27.00 元

题 记

这里收入的都是有关读书方面的文章；多数是短小篇章，发表在报刊上；少数几篇是学术性文章，但都与读书有关。几篇国外游记类的文字，也是具有“文化考察”的性质，而且，按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所说，“自然行迹”-“自然景观”，也是一种“阅读对象”，是一种“人文话语”，那我对国外风光的见闻记录与感受，就也是一种“阅读”了。文章没有特意分类，但大体上把类同的文字归在一起排列，以便于阅读。感谢责编王之江同志，给本书取了一个很好的题名。我很喜欢这一书名，它既符合书的内容，又有中国传统书名的韵味。责任编辑李忠孝同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使本书的质量有了根本的保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不仅是想借此介绍自己的读书经历，而且，是想透过这种“个人阅读史”，侧面反映我们在一个特定时代里的“集体-民族阅读历程”。那里有时代的刻痕、苦难的印迹。

这本书，也许可以说是我所有著作的“副本”——著作本文后面的潜在文化意识和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底蕴”。

我希望它能获得一些读者——不仅是了解我，而且，通过“滴水微澜”，约略窥见时代的一角。“那里”-“那时”离我们还不远，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

作 者

2000. 9.

目 录

题记

“我就是我的书”	
——我和我所写的书	1
图书馆,我的家园	12
番石榴的芳香	17
“且待小僧伸伸脚”	
——《夜航船》一则故事的启示	20
永不忘怀的读书刻痕	23
了海和尚与鸽子医生	
——读书忆往	27
穷读书和读书乐	32
文化:遥远之水	37
在“伯尔家园”读伯尔	44
海因里希·伯尔的叙事方略与结构艺术	51
书房内外	63
买书:买快乐	66
阅读:双向互动的创获过程	69

目 录

阅读策略	72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75
历史的灯影	81
读书要诠	85
传统文化:在汽车文化和技术文化面前	88
建设美好的“文化后院”	97
理论的风采	102
书窗里的风景	110
固守精神家园	
——读“哲学三书”有感	113
对于书的疲倦	118
《廊桥遗梦》:对传统的双重呼唤	121
世上几人读康德	
——关于学术文化的承传接续	124
大师原是书促成	127
中江兆民的遗言	131
中国人的“忍”的学问	134
读者的诞生	138
阅读活动:开掘与释放	
——“阅读”三议之一	143
成为“读者”:接受与效应	
——“阅读”三议之二	147
冲破阅读的樊笼	
——“阅读”三议之三	151

一篇未发表的序文	
——关于一个民族两种文化心灵的小记	155
来自东瀛的珍贵“书”礼	160
文学的自渎与作家的沉沦	164
90年代：对鲁迅的重读与诠释	171
关于崇高	178
现代寓言：现实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	
——读韶华《寓言、故事、笑话、幽默小品集粹》	184
“我们头上的星空”	198
读书原非等闲事	201
从经验世界向精神世界的升华	205
子恺漫画润华年	210
“科技”绮梦“人文”圆	213
作家与时代	216
《波阳历代名人传记》序	222
作家应有的追求	225
对话批评与“红袍君主”	
——评论家应有的觉悟	228
我失存的书“藏”在美国	231
四十年风雨纸上痕	237
文学：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中	241
当代重大课题：人的现代化	
——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246
《鲁迅学导论》自序	251

目 录

老庄美学的现代阐释	
——读王向峰主编《老庄美学新论》	264
鲁迅世界中的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化中的鲁迅	
——序《鲁迅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史》	267
沧桑无语意不穷	
——读王充闾《沧桑无语》并及他的散文创作	275
用线条表现的文学	
——美国学者对中国连环画的评价	295
“反思”真义究如何	299
历史远梦的追忆与思索(读史笔记)	302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37
关东文化:一串杂忆与札记	348
鲁迅与胡适:不同的文化性格与不同性格的文化	
——一个鸟瞰式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358
鲁迅:为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而求索奋斗	
——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	386
唐德刚论“胡适学”	415
关于“胡适学”	419
繁华中的幽静	
——繁华退尽显清纯:域外随笔之一	429
巴黎情迹	
——繁华退尽显清纯:域外随笔之二	436

目 录

德国，“文化后院”里的徜徉	
——繁华退尽显清纯：域外随笔之三	442
历史的浪漫：日本文化与日本现代化	446
传统/现代≠双向对立关系	455
狂欢的节日：民族记忆的辉映与传统文化的演示	
——中西“过节”的异同比较	464

“我就是我的书”

——我和我所写的书

读书，写书，是我的梦想，一个从幼小时萌生，一直绵延到今天的梦想；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己生活的改变，以及我对这一切认识的改变，梦想的内涵和色彩都不断地变化。梦想是美丽的，富有诱人的魅力。我曾经怎样热烈地、真挚地追求这个梦的实现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平生难圆读书梦”。这不仅指我曾经多次未曾实现上学读书的梦，而且也指过去和现在，都未能如心如意地，痛快淋漓地读书，读那些我久想一读、急欲一读的书。至于写书、出书，就更加是未曾好好地圆过的绮梦了。

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有一些自我欣慰的地方，因为，我总算曾经写成一些书、出过一些书；只是写成或出版的书，自己都并不十分满意，梦，圆得不是那么好。“留有绮梦寄明日”。

写书是我的梦想。我的生活记录在、反映在、折射在我

的书中；我的思想，传达于、灌输于、潜存于我的书中；我的情感，我的理想我的梦，流泻于、反射于、散逸于，有时是迸发于我写的书中。海德格尔说：“语言自己在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我的书中有我的个性、我的心理、我的情趣。其实，还应该说，这一切都曾经存在于我的书的写作过程中。写作过程，就是我的生命存在、创获的过程，我的思想、情感、理性、理想，发散、舒泄、寄托的过程。英国杰出的作家格林说：“我就是我的书。”一位俄国歌唱家说：“我的梦都在我的歌中。”我想说：我和我的梦，就在我所写的书中。

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这不仅反映了书的命运，而且也反映了作者的命运。

50年代初，我应北京出版社选编过一本小品文集《这不是私人的事情》。其中选有我写的数篇作品，还有多篇经我修改以至重写的小品文。严格说，这不是“我的书”。但它大概应算是我出的第一本书。以后，小品文从报纸上消失，人们已经忘记了它。我的这本书，也就过眼烟云似的消失在我自己的记忆中。然而，1990年我访学哈佛大学时，参观燕京学社图书馆，接待人员见面便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馆收藏你的著作的目录。”我一浏览，这本消失了的书，赫然在焉。它消失多年，我手里早已没有了，然而它竟被收藏在美国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它竟在异国他乡，从我的尘封的记忆中，跳了出来。这使我感慨良多：这本小书的命运，以及我自己的命运，都在它的“存”“没”之中，

反映出来了。

真正是我所写的书，第一本应该是那篇引起了学习雷锋热潮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不过它不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而是由辽宁军区、辽宁团省委联合印发的没有书号的书。署的是笔名波阳。以后，又出版了一本通讯报告集《工人阶级的好儿子——许如意》，这倒是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但由于我那时是“隐姓埋名者”，所以署的是一个“辽宁日报记者”的没有名字的名字。这都是 60 年代的事情，它们已经消失于三四十年的风雨岁月中了。其中，含着许多时代的与一己的苦涩的梦。

真正“属于”我的，属于学术著作的，并且寄托了我的美丽的梦的书，第一本应该是《鲁迅诗选释》。它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于 1979 年。那时，我刚刚从山沟里钻出来不久；也是沉埋地下底层 20 多年“出土”不久。所以，我称它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感谢当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和领导刘丹华、沈国经两位同志，是他们真诚热情地放飞了我的“第一只燕子”。他们的友情和支持，至今是我的有数的美好回忆之一，仍然使我每一忆及，就感到温暖。但是，这本小书的写作，则连着一连串苦涩的凄清的梦。那是 70 年代风狂雨骤的岁月中，我作为“必须改行分配”沦入底层的人，栖身于内蒙敖汉旗农业局，每年四季农业技术员在全旗 24 个公社周游“拉练”，我跟随陪练。敞篷汽车，一路颠簸，四野空旷，黄尘蔽天。我以背诵鲁迅诗，来排遣身体的疲困和心中的抑郁惆怅。继而在心里将诗默译成

安园读书记

白话，并思考注释。晚上，就在驻地的幽暗的电灯或煤油灯下，用粗糙的土纸记录整理成文。如斯日积月累，竟成一书，名为《鲁迅诗翻译、注释》。1975年，“学点鲁迅”的最高指示下达，人们在无书可读中，读鲁迅，鲁迅著作也开始出版单行本。我于是将书稿整理一过，誊抄清楚，寄给当时我省恢复不久的出版机构。我深知自己的身份，故言明只要出版，能为人们读鲁迅服务即心满意足，不署名、不付任何报酬都可以。但是，音信渺渺，石沉海底，问无人理，查无结果。事情就如此结束了。我无可奈何，只能无怨无悔；却仍然继续我的“研究”。因为，这是我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家园。我进行的是拟想中的《鲁迅杂文选读》一书。所选杂文，都有“题解”、“写作背景”、“意义串讲”、“艺术分析”和“词语注释”等等。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我艰困地工作；然而兴味盎然：心有所寄，情有所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著述”不为稻粱谋。虽然有《鲁迅诗翻译、注释》的失败，意不稍挫。——这部写在自订的草纸本上的未完成的“书稿”，一直如马克思所说，放在那里“让耗子去批判”；然而，对我以后《鲁迅评传》的写作，它却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8年春，我在农村“待命”——等待命运的判决；却得到《鲁迅诗选释》能够被接受的信息。于是，我凭记忆，重写书稿。夏天终于回到沈阳，如愿进社会科学院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写作，顺利完成书稿，交给出版社。冬季，辽宁“文代会”期间，我收到了《鲁迅诗选释》的样

书。想起它的产生过程，想起他的曲折命运，望着这本“春天的第一只燕子”的身影，虽然是那么单薄，我心里仍然充满了欢欣。它标志着我的 20 年新闻生涯的结束和研究生活的开始。紧接着，仍属小册子的鲁迅研究书籍《在世界的海边——鲁迅的少年时代》，在老同志、老朋友方泗潮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出版。它同样单薄，但有纪念意义。因为他的最初的一部分草稿，是在 60 年代，我在困窘中写出的；而且，它也为我不久之后撰写《鲁迅评传》，打下了资料与思想的基础。

1980 年 4 月，在美好的春意正浓的日子里，我开笔写《鲁迅评传》。那是一个假日的早晨，我伏在临窗的桌前，望着窗外的大树摇曳着丰茂的枝叶，遥想 20 多年来的愿望，滋生成长，但却只能埋藏心底；现在，终于可以让它“破土而出”了，这是怎样的欢欣？然而，它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激动而有些忐忑地写下了第一行：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鲁迅来到了世间。

就这样起了头，笔底文字流泻而下。我敞开了胸怀，怀着欢乐，展开自己的文思，让心中久蓄的话语，一行行倾洒在稿纸上，深深感到一种写作的幸福，一种“一吐衷情”的畅快。二十春秋风雨，“读鲁”心史，情思何限？“‘五七’之灾”后，劳役疲惫中，读一本一本陆续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睿智 - 深沉 - 人格魅力，对世界 - 中国 - 人

生的冷峻透析，拯救被政治旋风摧倒更遭无辜唾弃的孤魂。长期颠沛流离中，一声“岂有豪情似旧时”、“运交华盖欲何求？”，舒泄心头压抑，犹如沉埋中钻出一眼透气孔；吟咏“附首甘为孺子牛”、“我以我血荐轩辕”，低落心境转向潜沉崇高。十年塞外边陲，生活与大地同样荒凉，《鲁迅全集》成为心中的绿洲。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人格形象，矗立在前，引导人的精神向上，摆脱、排除、超越一己的苦难愁怨。更有长期的诛心的批判和白眼、歧视、压抑，“没有一点阿Q精神，如何活？”——这不是我个人的体会和实情，而且，鲁迅研究家朱正，著名作家如聂甘弩、丁玲，也如斯说，这见之于他们的言谈文字。——但这不是阿Q精神的照搬，而是“‘古典’阿Q精神”的现代运用，是它在特殊年代、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表现。^①这一切“精神积淀”·“文化感受”，都倾注蕴涵于我对鲁迅生平、事业、奉献的描述中，对鲁迅的解读·诠释中。但不是

① 最近，读到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我，就是一个阿Q》（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0日），文章说，多年前，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十几年，成绩不错，但却遭到那些洋汉学家的“免职”。生活面临困难，“气愤、绝望、自卑交织于怀，不知如何是好……在一个失眠的午夜，我……一下碰到了老朋友阿Q——阿Q的关怀，才又使我打起勇气活了下来。”“这一晚我听老友阿Q之言，听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我想：‘哼，汉学！上自文武周公仲尼，下至康梁胡适冯友兰……诗词歌赋、平上去入、经史子集、正草篆隶……如此这般……这批毛子哪个比得上俺阿Q呢？……他们开除我……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了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做了一夜阿Q，思想搞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禁大乐——问题全部解决，与‘赵老太爷’又和好如初。’这不仅是又一个具体例证；而且，对“具体应用”作了真实生动的说明，当然，其中有幽默，以至自我戏谑，但却是实际写照。

直接、直白的陈述、呈现，而是蕴涵、潜存、映照、投射。

不过，我不能直书胸臆，写作总是断断续续进行，总是只能在各种工作和会议的间隙，一段一段地写。只有两次写作假，给了集中的时间和安静写作的条件。一次是老友李宏林邀我一起在抚顺龙凤矿招待所，同吃同住同写作。在那个我们刚刚解放不久的美丽的夏季里，我们对面而坐，各自埋头写作。他的著名报告文学《黄金大盗》，就是那时所写。我的《鲁迅评传》的前数章，在这里愉快地完成。另一次，在地处农村的铁岭地委党校，最后完成了《鲁迅评传》。整个秋季，时而天高气爽，时而阴雨连绵，但我几乎完全沉浸在愉快的写作中，感受到一种“创作”的愉悦和意境。我好似同鲁迅“生活”在一起，悲喜歌哭，情意相通。全书行将结束那几天，傍晚，我照例在门前小溪旁散步，心中重复着一句话：“他就要离去！”——“鲁迅”，好像是我创作的作品中的人物，活在了我的心中，不舍他离去。

1981年底，《鲁迅评传》完稿。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得到鲁迅研究界和学术界的一好评。认为是当时已出版的七部鲁迅传记中，较为有特色、有个性、有独到探索的较好的一部。我想，它的一定的可取之处，就在它的真诚吧！——一份长久积蓄于心的对鲁迅的真挚的热爱敬崇之情，一份将自己的认识、理解、爱戴和解读-诠释，真挚地表达出来之心与情，流泻笔端，倾注于字里行间。

《鲁迅评传》出版之后，又相继出版了属于鲁迅研究领域的著作数种：《鲁迅思想论稿》（1983年，浙江人民出